

从“飞石索”看纳西族原始体育的起源

和春云¹, 谭华²

(1.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系, 云南 丽江 674100; 2.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纳西族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发展历史, 至今得以保存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的复合工具——“飞石索”, 并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经及民俗活动中大量保存了与“飞石索”密切相关的民间传说、原始宗教仪式及娱乐活动, 为揭开纳西族原始体育起源之谜, 提供丰厚的材料。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分析整理田野调查、查阅文献收集到的大量资料, 再现了“飞石索”从远古狩猎、战争工具, 通过原始巫术逐渐演变成原始体育并流传至今的发展变化过程, 并提出了纳西族原始体育起源于巫术的观点。

关键词: 原始体育; 纳西族; 巫术; 飞石索

中图分类号: G8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9)07-0098-04

Origin of primitive sports of Naxi N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y-stone rope”

HE Chun-yun¹, TAN Hua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jiang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Lijiang 674100,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anks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history, to this day Naxi nationality has conserved “fly-stone rope” - a complex tool produced in the mid Paleolithic Age, as well as folklores, primitive rituals and amusements closely related to “fly-stone rope” in the ancient Dongba Scripture and folk customs of Naxi nationality, which provided ample information for revealing the myth about the origin of primitive sports of Naxi nationality. By us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and by analyz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collected via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trieval, the authors represent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fly-stone rope” gradually evolving from an ancient hunting and battling tool into a primitive sport via witchcraft and then being passed on to this day, and put forward the opinion that primitive sports of Naxi nationality originated from witchcraft.

Key words: primitive sports; Naxi nationality; witchcraft; fly-stone rope

纳西族的原始体育是怎样产生的? 回答这一问题有两个难点: 第一, 学术界对原始体育的起源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第二, 纳西族是迁徙的民族, 是长期实行火葬的民族, 几乎无法找到具有考古学价值的物证来论证这一问题。然而,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分析整理田野调查、查阅文献资料, 收集到的关于纳西族“飞石索”的制作方法、东巴经及民俗活动中与“飞石索”相关的民间传说和原始宗教仪式资料, 就能较为清晰地看到使“飞石索”从远古狩猎、

战争工具演变成原始体育器具, 并流传至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 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纳西族原始的模仿巫术, 导致了体育意识萌生, 并形成了纳西族原始体育活动。

1 纳西族“飞石索”是旧石器中期使用的狩猎和战争工具

人类用了 250 万年左右的时间, 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4 个阶段, 完成自身的进

化。此阶段因人类使用的工具主要是通过打制而成的石器，学术界称之为“旧石器时期”。大约在20万~4万年前，人类由直立人进化为早期的智人，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旧石器中期。旧石器中期的石器无论制作方法还是类型上都更为复杂，发现于多尔涅地区的古代尼安德特人的遗存莫斯特洞穴的石器，即法国莫斯特文化通常被学术界当作这个时期的典型。莫斯特洞穴的石器出现了“先按标准尺寸打成毛坯，再进一步加工成别的工具”^[1]的制作方法；还出现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的石矛等复合工具和细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尼安德特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墓穴，以及在墓葬旁完整的熊骨架，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了埋葬习俗及宗教的萌芽。分析研究20世纪中期以前，丽江奉科、拉伯、永宁等地纳西族广泛使用于狩猎、放牧及娱乐的“飞石索”，其制作方法有3个特点：第一，有些制造飞石索所用的石头要经过人工打磨，才能形成人们所期望的各种重量的球状石头；第二，飞石索是由绳和石头两部分组合而成的复合工具；第三，飞石索与弓箭相比显得更为原始。这些特征与旧石器时期产生的复合石器的特征完全相同，由此可推测飞石索产生于旧石器中期。基于这些特征，体育史学论著中常将其作为人类旧石器中期使用复合石器的佐证。但单纯从纳西族飞石索的制作方法与旧石器时期的复合石器相同，就得出“纳西族的飞石索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的结论就显得简单化。因此，有必要对纳西族东巴经中记载的石器所包含的原始文化信息再作一些讨论。

纳西族民间传说有这样的记载：崇仁利恩用石头砸死小老虎后，披虎皮模仿小老虎“挤到三滴虎奶”通过了天神旨拉阿普的考验，娶到天女繁衍了人类。东巴经典《东埃术埃》^①里记载：“东家将领古高呀，搭下白松飞石桩，虎皮做成飞石带，放出篮子大的飞石来……个个飞石打在城堡上，把个术鬼堡打的稀巴烂。”^{[2]25}东巴经典《猛厄绪》^②中描写女英雄窝英都奴追杀猛妖时写道：“逃散的另一个猛鬼，逃到芝茵多索罗大箐；高岩用凿打，飞出石片砸猛鬼，又痛快地砸死了猛鬼。”^{[2]75}记载着纳西族童年文化的东巴经典与远古时期人类留下的岩画与雕刻一样，对诠释纳西族原始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分析这些典籍，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第一，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技艺超群的狩猎能手，说明创作经文的素材源自于纳西族远古的狩猎采集经济生活，而人类处于狩猎采集经济时期的主要工具是复合石器；第二，女英雄窝英都奴杀死猛鬼回家后，欲与亲弟弟成婚却遭到弟弟的反对，反映的是纳西族原始先民的由族内婚向族外婚转变的文化残存，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处于旧石器中期；第三，经

书中“飞出石片砸猛鬼”的记载显然来自原始的飞石巫术。这些原始巫术文化残存也如同尼安德特人遗址中墓葬旁边的完整的“熊的骨架”一样，是原始社会原始宗教活动的产物。这些，都可以进行相互印证从而证明纳西族飞石索产生于旧石器中期。

因此，无论从“飞石索”的制作方法及其外形特征来看，还是从东巴经所记载的“飞石索”的用途及相适的社会经济类型、婚姻状况等方面来看，“飞石索”应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纳西人至今当作狩猎、娱乐、放牧的“飞石索”只不过是旧石器中期门类繁多的复合石器中幸存下来的普通工具。

2 纳西族“飞石”巫术与原始体育意识的产生

旧石器中期，纳西族先民为了狩猎和战争需要，制作了包括飞石索在内的一系列复合石器，是否就意味着原始体育的产生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等于承认了“原始体育起源于劳动”或“原始体育起源于军事”的观点。然而，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巫术使“飞石索”从狩猎和原始部落战争的器具转变成了原始体育器材，并形成了原始体育的问题，即纳西族原始体育源于巫术。

“所谓体育的起源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人类体育意识的起源，即人类对其身体活动与相应身体变化之间联系的自觉意识的起源。人们只有意识到身体活动与其相应身体变化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自觉通过某种活动身体去追求相应身体变化的特定行为——即体育才有可能产生”^[3]。因此，纳西族原始体育的起源问题，其实质就是要讨论纳西族先民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产生了原始的体育意识。即把自身的身体活动与相应的身体变化之间产生联系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程世平^[4]认为：“直觉、统摄的思维方式，以及象征的表述方法，在人类的进步及生存中，不光在认识上有着面对缺乏思考素材的未知范畴作出整体的、趋势的乃至终极的意义上把握的认识价值，它对树立起人类探求乃至征服未知范畴的信心，更有着灯塔般的精神价值，这也是我把宗教称作文明之源的理由所在。”同样，谈论纳西族先民主体生命意识支配下产生的体育意识，就必然要与人类思想意识形成的最初阶段的巫术联系在一起。

纳西族东部地区盐源、木里等地的纳日人中有一种“投石巫术”^[5]。当人患重病时，纳日人常请达巴在病人家中举行这种巫术。通常达巴手里捧一个木盒或竹盒，盒内装许多小石子。达巴念诵口传经后向病人四周撒石子驱赶邪恶精灵，并大声喊：“出去，出去！”另外还要有两个人与达巴配合，一个紧跟达巴之后持

长刀挥舞,作砍鬼驱邪的动作,另一人手持水盆往四周泼净水除秽。在纳西族西部地区民俗中则有专门用石头作为神器的驱鬼仪式“本鲁余磁退”,③其目的也是治病及驱邪。举行巫术前先要在炭火中放一个或3个光滑的圆石,并边烧边念咒语。烧烫后,将圆石取出放在手掌上,泼上掺合有油脂的烈酒,使它燃烧出烈焰。随后,巫师用手托着燃烧着火焰的圆石,跑动着做驱鬼动作。

为什么要用石头作为巫术的重要器具呢?纳西族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一只恶老鹰生蛋于岩穴内,猴子吞食鹰蛋,鹰蛋从猴子的肚脐眼里迸冲而出,鹰蛋又碰石,而生鹰女,鹰蛋女抱石感应而生人;④纳西族民间为了使小孩健康有向巨石求寿的习俗,以及大门傍立两个石头当作阴阳神、长寿神、门神等等石头崇拜现象。1909年马雷特把波利尼西亚相信的“灵力”作为典型的例子,提出泛生信仰的理论。他认为宗教的第1阶段,应该是非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泰勒于1871年提出,原始民族相信世界上所有物体均有灵魂,即万物有灵论。因此,纳西族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所反映的正是纳西族原始的泛生信仰和泛灵信仰的残存文化。

但是,巨石感应生人及求取巨石长寿灵的原始巫术,采用的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几乎没有身体活动的接触巫术。直到纳西族原始先民产生了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灵的观念后,通过对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阴阳、寒热、水火等事象观察,建立起了朴素的对立统一的观念。同时,相应建立起了具有邪恶灵力的猛厄(魔怪)文化,及相应的巫术仪式体系。为了对付邪恶精灵,由狩猎、部落战争中使用石器带来的强大杀伤力,纳西族原始先民进行了“人拟物化”的联想,产生了“飞石”具有的神秘力量,能够把一切自然中存在的邪恶精灵杀死的观念。这样具有神秘力量的石器也随之在旧石器中期,随着原始宗教的出现,被当作原始巫术重要的器具。上文说到的《东埃术埃》和《猛厄绪》等东巴经中记载的能杀死魔鬼的“飞石”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始巫术中使用的“飞石”反映的正是这种原始文化残存。尽管“投石巫术”中,达巴所用的小石子并没有用“飞石索”进行投掷,但其含义同样是欲借助神石的力量,驱赶或杀伤邪恶的精灵求得康宁。而后一个巫术仪式中尽管圆石上有烈烈火焰和巫师不怕火的惊人表现,但这些都只是在增加仪式的神秘感。最为关键的是,人与石合为一体并用跑动作模仿出石头飞行的状态,最终企图用“飞石”的神秘力量,击碎一切想象当中的邪恶精灵。其实质同样是企图通过模仿巫术,使人获得神石所具有的超

强力量,达到驱赶邪恶精灵的目的。

由此可见,纳西族的原始飞石巫术经历了抱石感应生人——企求巨石的长寿灵力——飞石消灭或驱逐邪恶精灵3个阶段。弗雷泽认为巫术的思想原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类相生,或结果相似于原因”;另一种是“凡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后仍然继续发生相互作用”。前者称之为“相似律”,后者称为“接触律”或“感染律”。如果说纳西族的抱石感应生人的传说和向巨石企求灵力,是一种处于相对静态,以“接触律”或“感染律”为思想基础的巫术,那么,到了“投石巫术”、“本鲁余磁退”仪式及东巴经中有关飞石的记载,此时的原始巫术已发展到“人拟物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已经达到了处于运动状态,以“相似律”为思想基础的模仿巫术(或顺势巫术)的阶段。由此可以看到,纳西族原始先民的意识已经从泛生信仰过渡到泛灵信仰。即从灵力的观念进入到了灵魂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能脱离肉体独立存在的精灵观念。也就是说纳西族原始先民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疾病及猛兽强敌的伤害时,通过错误的联想企图获得超自然神力的观念,由接触、食用等静态的接触巫术向动态的模仿、控制等领域延伸,产生了企图通过控制这些神秘的力量控制现实的模仿巫术,并随之产生了大量的身体活动。

“当人类以巫术的形式表现出他的对身体活动指向性的某种或模糊或清晰、或指向自身或指向他物(他人)的意识之时,动物的嬉戏就变成了人类的身体游戏,即体育——尽管它的确还很原始”^[18]。纳西族原始先民这种模仿“飞石”的巫术,其实就是想通过对石头飞行的模仿而获取想象当中的石头所蕴藏的强大神力,从而使人体自身变得更加强大。而这种以巫术的形式表现的身体活动,指向的是人体自身,它已与军事及生产劳动相脱离,同时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因此,也就意味着纳西族原始体育意识随着模仿巫术的出现而产生。

3 纳西族“飞石”巫术与原始体育活动的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出现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并产生了各种精灵的具像。以石器为器具的模仿巫术随之发展成了驱鬼、战争、丰庆、繁殖等与生产劳动、部落仇杀等脱离开来,具有娱乐、教育等多种功能的原始体育活动。纳西族东巴祭祀仪式中的“射杀仇敌”,著名的东巴舞谱,以及东巴经卷中记载的可对付不同精灵的武器,可以是原始飞石巫术发展之后产生的结果。

另一方面，纳西族原始先民的模仿巫术由“飞石”的模仿，发展到对动物及自然界中风、云、雷、电的模仿。甚至，发展到模仿想象当中某一位神的动作等。这样，随之出现了耗牛舞、金色大蛙舞、猴舞等模仿动物的巫术活动，以及丁巴胜罗学步舞等模仿人物的巫术活动。随着纳西族原始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原来作为巫术仪式的身体活动，有些则演变成了纯粹的体育游戏活动。如在纳西族祭天活动之余举行的，以石头为活动器材的“老虎抱蛋”活动。正因为纳西族原始先民在巫术中，对使用的器具赋予了一种原始思维支配下的神秘力量，使得“飞石索”尽管失去狩猎和战争中原有的使用价值，却能经历不同的社会变迁依然得以记载在东巴经文中，并作为放牧、狩猎及娱乐游戏工具保存下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飞石索”的制作方法及外形特征来看，还是从东巴经所记载“飞石索”的用途及相适的社会经济类型、婚姻状况等方面来看，“飞石索”极有可能是旧石器中期门类繁多，复合石器中幸存下来的一件普通工具。随着纳西族原始先民原始思维由狭义的万物有灵向广义的万物有灵发展，出现了脱胎于灵魂的精灵观念。这样，促使纳西族原始先民产生了模仿企图获取“飞石”神力的巫术，并随之产生了大量的身体活动。这种以巫术形式表现的身体活动，指向的是人体自身。它已与军事及生产劳动相脱离。同时，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因此，也就意味着纳西族原始体育意识随着模仿巫术的出现而产生。原始体育意识的产生后，随着纳西族先民社会的发展，模仿巫术为具备相应的社会文化功能，模仿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并伴随产生了种类繁多的原始体育活动。

注释：

- ① 在纳西学界对“东”、“木”有众多的理解：“东”和“木”是纳西族远古时期的两种部落，因“埃”（纳西族语，指战争）而共同形成了纳西族发育的胚胎；“东”代表人类，“木”为自然神灵，通过“埃”而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之观念；“东”代表的是光明、正义，而“木”代表黑暗、邪恶。“东”是纳西族的阳神，“木”是纳西族的阴神，两者也是长寿神。
- ② “猛厄”为纳西语，指吃人的妖魔鬼怪。故事讲的是女英雄窝英都奴为上山打猎而被猛厄杀害的兄弟报仇后，欲与在家的小弟结成夫妻，而遭弟弟拒绝的故事。
- ③ “本鲁”是纳西语为“本单战神”之石的意思，“余”把物品拿在手里之意，“磁退”为驱鬼。
- ④ 此故事由木丽春先生收集并讲述。

参考文献：

- [1] 何顺果. 人类文明的历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
- [2] 和志武. 东巴经典选译[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5.
- [3] 谭华. 中国体育思想史研究[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9：13.
- [4] 程世平. 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8.
- [5] 杨尚孔，白郎. 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364.

[编辑：谭广鑫]